

诗经

董德海 著

诗

经

消

息

消息

省察卓越者的深心，在「经」的意义上擦亮《诗》，
带回因应世事、映照精神、安放灵魂的新鲜消息。

作家出版社

诗

黃德海著

经

消

作家出版社

息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诗经消息 / 黄德海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8.8

ISBN 978 - 7 - 5212 - 0065 - 2

I. ①诗… II. ①黄… III. 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28522 号

诗经消息

作 者: 黄德海

责任编辑: 李宏伟 杨新月

装帧设计: 朝合利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haozuoji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30 × 185

字 数: 209 千

印 张: 10.625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212 - 0065 - 2

定 价: 48.00 元

ISBN 978 - 7 - 5212 - 0065 - 2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黄德海

1977 年生，《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上海文化》编辑，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著有评论集《驯养生活》《若将飞而未翔》，随笔集《书到今生读已迟》《泥手赠来》《个人底本》等，翻译有《小胡椒成长记》，编选有《知堂两梦抄》《书读完了》《野味读书》等。曾获“《南方文坛》2015 年度优秀论文奖”，“2015 年度青年批评家”奖。

“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论语·子罕》

孔子并非不见国史，其所以特笔褒之者，止是借当时之事做一样子，其事之合与不合、备与不备，本所不计。孔子是为万世作经而立法以垂教，非为一代作史而纪实以征信也。

——皮锡瑞《经学通论》

在柏拉图的对话中，没有什么是偶然的；任何东西在其发生的地方都是必然的。在对话之外任何可能是偶然的东西，在对话里都是有其意义的。在所有现实的交谈中，偶然拥有相当重的分量：柏拉图的所有对话〔因此〕都是彻底虚构的。柏拉图对话建基于一种根本的似谬性（falsehood），一种美丽的或说能起美化作用的似谬性，也就是说，建基于对偶然性的否定。

——列奥·施特劳斯《城邦与人》

小 引

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在一座滨海城市上学，大一元旦前日离校访友，没有提前通知，希望能给对方一个惊喜。不料朋友没像过往那样悠闲地待在宿舍，他已经前一天去登泰山，我那点可怜的旅费也不足以支撑自己一起去小天下，只好买了当天的车票返回。回程开始下雪，车慢得让我在路上完成了一次跨年，手指冰冷的感觉在心房边缘锯子一样拉动，从车上下来，我双脚早已冻得发麻。时间已是凌晨，街头的旅店都抬高了价钱，我看看自己的钱包，只好背起行李，独自往学校走去。去学校的路环海，正是涨潮时候，浪花翻卷着浸湿铺雪的路，在大雪的映衬下，海显得愈加沉晦，啸声远远而清晰地传来，我忽然觉得天地无限寥落。

沉酣一觉醒来，桌上早已放着几个朋友寄来的他们所在大学的中文系阅读参考书目，是我此前几天写信索要的。那时身心的恢复速度快，我几乎已经忘记了晚上的经历，迫不

及待地翻开书目读了起来，要选定几本接下来准备精读的书，《诗经》就在最初选定的几本里。当时的书目中，并没有《诗经》的版本说明，或许是列书目的人觉得无法取舍，或许跟胡适的认识一样，“必须撇开一切《毛传》《郑笺》《朱注》等等，自己去细细涵咏原文”。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我最初读的《诗经》，是从一个小书店里买来的白话注本，并且花了不长的时间一首首读完，凭感觉选定了七八十篇自己认为特别好的（主要是国风），作为一段时间的背诵篇目，然后就丢在了一边。

再读《诗经》，是离这次五六年之后了。其时张文江老师在讲《管锥编》十部书简义，我去蹭课，听完《毛诗正义》，顿觉豁然开朗，《诗经》在眼前呈现为一个精密的结构，内心有切切实实懂了点什么的踏实。因了这踏实的激励，我从书堆里找出那本大学时的《诗经》，对照陈子展的《诗经直解》，参以《管锥编》和《〈管锥编〉读解》，又完整读了一遍，把书上的空白处都密密麻麻抄上了字。贪书心切，我在读过这遍之后，虽然明知道暂时不会再看，还是去买了《毛诗正义》《诗三家义集疏》《诗集传》囤积下来，仿佛这样就拥有了深入《诗经》的依傍。

两年多前，因为有感于时事，我写了两篇跟《诗经》有关的文章，一篇解《卫风·硕人》，一篇讨论国风里的俭德，自觉对诗而经的理解略有深入，可也感到自己的那点读《诗》心得都写在两篇文章里了，暂时不会再有涉及，就把文章收入《书到今生读已迟》，心里想的是就此收手。正在

这前后，因潘雨廷先生的《诗说》基本整理完毕，我有幸根据手稿核过打印件，并在发表、出版前两次担任校对，得以在不长的时间内连续通读三遍，越看越觉得实大声宏。那次在飞机上读完出版校样，我收拾起小桌板上的稿子，倚着座椅发了一会儿呆，感觉自己看到了《诗经》作为织体的内在纹理，古人的心力和精神景象有一部分涌现（aufgehen）出来，我瞥见了无限辽阔的一角，内里无比忻喜。

借着这忻喜的鼓舞，我边学边写，就有了另外十一篇跟《诗经》有关的文章。写作过程中不时遇到的发现的惊喜和对各种困难的克服，让写这些文章的过程变成了一次充满悦乐的学习之旅，我借此知道了一点古人的格局，了解了一点他们深婉的心思，也通过这些检讨到自己的诸多不足，获得了进一步校理自己的机会。至于读写过程中点点滴滴的心得，我都尽可能认真地写在文章里了，也就不再在这里照例啰嗦一遍。

现在准备出版的这本小书，把原收入《书到今生读已迟》两篇关于《诗经》的文章抽出放入，希望能略有整体之感。如果《书到今生读已迟》有机会重版，会另外补两篇文章进去，以使两者各自形成自己的面貌。对已经读过尤其是购买过《书到今生读已迟》的朋友，只好在这里郑重地表达我的歉意——如果有可能，我希望自己可以写得好一点，以便某篇文章能够达到值得重读的程度，免得过于浪费一个认真阅读者的珍贵时间。

附录所收的三篇文章，一为对当代文学的思考实验，一

为讨论古代诗的阅读进路，一为讨探古今学问与为己之学的关系，加上正文中的所思所感，无意间提示了我近年持续关注的几个问题。虽无深义，但“如虫蚀木，偶然成文”，毕竟让人开心。是为引。

目 录

小引	1
南有樛木	1
泛彼柏舟	15
巧笑倩兮	30
彼黍离离	44
蒹葭苍苍	63
如集于木	79
绵绵瓜瓞	102
凤凰鸣矣	125
秉文之德	144

《国风》的俭德	173
《诗经》的“观”	189
《诗经》的“遯”	216
《诗经》的图景	240

附录

来自远古的眼神	277
开启古典诗歌的可能性	304
人如何通过狭窄的竖琴	313

南有樛木

一

我没有去过陕西，只在飞机上囫囵看过一次，除偶尔闪现的苍苍林木和黄绿色庄稼，目力所及是大片大片裸露的土地和植被不均的山，不免让人想起《诗经·王风》的“扬之水，不流束薪”，想起“中谷有蓷，嘆其干矣”。那漂不起一捆柴禾的贫瘠河流，那在久旱不雨中渐渐枯槁的益母草，不正是当年周的辖地内尘土飞扬的日常？即便是其间生机活跃的一端，有的也不过是普通家禽家畜，“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

周之始祖经过不断的游牧和迁徙，终于定居渭河流域的关中平原。其地土壤肥沃，灌溉便利，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食的问题。据说最初“周”字的写法，正是上田下口，这块生养他们的土地，理所当然地被称作周原，《大雅·绵》所谓“周原膴膴，堇荼如饴”，地里产的苦菜都能生出甜味。

然而，关中毕竟处秦岭以北，雨季集中而短促，冬季则易结冰，庄稼不能一年收两季三季，也并不总是风调雨顺，时不时有“倬彼云汉，昭回于天”的大旱年岁，免不了“天降丧乱，饥馑荐臻”的感叹。

先天地理条件有足有不足，人必须以辛劳填补所缺，或许这正是周之建国者谆谆叮嘱后辈“无逸”，不可“乃逸乃谚”的原因。那时人们知道，必须择良种，除杂草，遍地种植，春米簸糠，勤垦地于其中经之营之，“茀厥丰草，种之黄茂”，“恒之秬秠”，“恒之穈芑”，“或春或揄，或簸或蹂”，才可能有“实方实苞，实种实衰，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的丰收景象，稍稍逸豫，饥馑将影子般尾随而至。

R.H. 罗维《初民社会》中讲到，非洲通加人的国王，有位负有特殊责任的传令官，“他的职责是在每日早晨站在王宫大门前，高声赞颂国王先祖的伟业，而继之以责骂现任国王的无能失德”。这个看起来姿态奇特的传令官，颇有些像《诗经》隐含的写作者，不管是美是刺，仿佛都领受着天边的第一缕晨光，对着世界说出那言辞中的城邦。人们可以用此城邦对照现实，小心翼翼地去完善那些不足的地方。我有时候想，有周一代的鼎盛期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化政治的理想，或许就跟他们宽仁大度的善于聆听有关。及至厉王止谤，放逐于彘，周朝的黄金时代，也就渐渐收起了帷幕。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那时从善如流的周正蒸蒸日上，东灭商，南拓土，一路势如破竹，正是《大雅·召旻》描述的情形，“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

百里”。没用多长时间，雨季长、降雨量大、冬季不冰的秦岭以南，也成了周的属地。这块新开的疆土，起初由周公、召公管理，于是就有了“二南”。加之周召推广教化，“二南”之地很快与周朝的原有文化融合，出现了毛诗所谓“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的人文地理景观。

南方诸国气候温润，品类蕃盛，《周南》和《召南》借以起兴的动植物可就多了，有雎鸠、草虫、螽斯、阜螽、鵲、鸠、麌，有荇菜、葛藟、卷耳、芣苢、乔木、甘棠、朴樕，可见葛之覃、梅之标，可赏桃之夭夭，可观唐棣之花，可以采繁、采蕨、采薇、采蘋，一派繁茂景象，与关中平原全然不同。我是看到《周南》（也是《诗经》）第四篇的《樛木》，忽然心里一动——

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乐只君子，福履将之。

南有樛木，葛藟萦之。乐只君子，福履成之。

二

应该是因为早就沉浸在后世的读《诗》传统里，我颇不能体味《诗大序》所谓的“治世之音安以乐”，也不能善体《论语·阳货》称许的兴、观与群，心里只装着“乱世之音怨以怒”和“诗可以怨”，如六朝时人那样相信，“和平之音

淡薄，而愁思之声要眇”。我或许早就认定，即便欢喜能让人作诗，也往往不会很好，“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樛木》却似乎完全违反了后世的诗歌标准，把乐和福履（禄）这样的祝颂名词，绥（安）、将（扶助）、成（成就）这样的祷祝动词，坦然地置放在一首短诗里面。

这首气氛祥和的诗，细想起来，却也有些蹊跷。《说文》释木：“冒也。冒地而生，东方之行。”五行东方木，其色苍青，有淋漓的生气，《白虎通义》谓：“木之为言触也。阳气动跃，触地而出也。”木体阳气，其本性该是不管不顾地往上长，《诗经》里矫矫不群的乔木，才显得是木的本来面目，鸟儿也才会“出自幽谷，迁于乔木”。樛木呢，按之毛传，“木下曲曰樛”，似乎有违木的本性，隐约有那么点不够进取的意思。

“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之下，毛诗注曰：“兴也。”朱熹弟子辅广则说，“此诗虽是兴体，然也兼比意”。辅说虽有点首鼠两端，却也说明首句颇难断定是兴还是比——如果是兴，此句与下句的联系，似乎应该更疏远一点，所谓“诗之兴体，起句绝无意味”；如果是比，则联系应该更紧密一点，不该像现在这样，无法直接看出与“乐只君子，福履绥之”的比拟关系。

既然下不了判断，那就来看郑笺，“木枝以下垂之故，故葛也藟也得累而蔓之，而上下俱盛”。我们从诗中感受到的祥和，或许根基就在这“上下俱盛”上，因为没有生机的安稳是寂灭。其实即便不用郑笺，反复读下来，也能感觉到

里面绵延不尽的繁茂之意，联想到南方的草木蕃盛，人仿佛就在这氤氲的兴盛里福禄安康——这不正是物、人相接时似无却有的破空之感，不正是“全无巴鼻”的“兴”该有的样子？

《易经》中有一泰卦，下乾上坤，象为天在下，地在上，《彖传》谓：“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泰卦之所以“吉亨”，正由于能天地上下交通而志同。樛木下曲，葛藟上附，不就是上下交通而志同的泰卦之象？这样看下来，似乎与木之本性相悖的樛木，还略胜一味参天的乔木一筹，如宋人张纲《经筵诗讲义》中所言：“木上竦曰乔，下曲曰樛。乔则与物绝，故曰‘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樛则与物接，故曰‘南有樛木，葛藟累之’。葛藟，在下之物也，以木之樛，故得附丽以上。”

这里有个小小的插曲，三家诗的韩诗，樛木的“樛”作“糸”，按之《说文》，则“糸”为“木高”，如此一来，则“糸木”即是乔木，以上的说解要不成立了。不过，辑三家诗的王先谦，却备引各家说法，力证“纠”与“糸”音义相同，“纠缭相结，正枝曲下垂之状”。倒是维护毛诗的后儒，似乎更加纠结，非要证明“糸”非“高木”，甚至怀疑到《说文》“糸”字的解释“必后人传写之误”。我看大可不必，即便是高木，难道就不能下曲吗？甚而言之，只有高大的树木下曲，方显出就下之义，低矮的灌木，如何谈得上木枝下垂呢？天在地下为泰，山在地下为谦，如果天和山原本就不高，那就是与地并生，根本谈不上“下”交和“下”济，连

卦象都难以成立对吧？你看那南国的榕树，气根悬垂，不也长成了一棵棵高大的树吗？

三

《樛木》的主旨，历来综括不同，或者这也是作为经的“诗三百”的常态。小序谓：“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无嫉妬之心焉。”一路有郑笺、孔疏为其背书，“喻后妃能以意下逮众妾使得其次序，则众妾上附事之而礼义亦俱盛”。主张读《诗》“且置小序及旧说，只将原诗虚心徐徐玩味”的朱熹，即便把诗中的君子解为小君后妃，却也老老实实沿用小序。时代略晚于朱熹的杨简，则在《慈湖诗传》中质疑毛传，“今观是诗，殊无后妃之状，惟言君子”，因而将此诗解为君子逮下致福。后人又渐渐把君子坐实成文王，衍化出诗乃美文王屈己下人之德的意思。

明嘉靖年间，出现一本托名子贡的《诗传》，更是将《樛木》与“二南”之化联系起来，“南国诸侯慕文王之德，而归心于周”。这意思看起来周全，几几乎无懈可击，不料却引起黄道周弟子朱朝瑛的极大怀疑：“《(大)序》曰：‘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故凡咏文王之德者皆属之雅，咏后妃之德皆属之风。风者，言化起于幽微，无形之可即也。”南国诸侯归心文王乃天下之事，是彰明较著的政治行为，谈不上什么幽微，如